



The
STEPHEN KING Dark
Half

黑暗的另一半

[美] 斯蒂芬·金 著 金逸明 译

黑暗的另一半

[美]斯蒂芬·金 著 金逸明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暗的另一半/(美)金(King,S.)著;金逸明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1.9

ISBN 978-7-5327-5535-6

I. ①黑… II. ①金… ②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33492号

Stephen King

The Dark Half

Copyright © 1990 by Stephen King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. Vicananza,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1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09-2007-717号

黑暗的另一半

[美]斯蒂芬·金 著 金逸明 译

责任编辑/管舒宁 装帧设计/胡枫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5.5 插页 2 字数 272,000

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,001—15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5535-6/I·3246

定价:38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享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 T: 021-57602918

本书献给帮助我专注工作的雪莉·松德雷格
及她的丈夫彼得

作者的说明

我要感谢已故的理查德·巴克曼*的帮助及鼓励。没有他，这部小说无法写成。

斯蒂芬·金

* 斯蒂芬·金是个高产作家，据说为了使市场上他的书不过分饱和，他早期使用过理查德·巴克曼这个笔名，并与出版商达成默契。

1	序幕
13	第一部 无用的废料
203	第二部 斯塔克掌控全局
369	第三部 灵魂的摆渡者驾到
479	尾声
487	后记



“砍他，”马辛说，“砍他，我要站在这儿看。
我要看见血流出来。不要让我对你说第二遍。”

——《马辛的方式》

乔治·斯塔克

人们的生活——他们的真实生活，有别于他们简单的肉体存在——开始于不同的时期。赛德·波蒙特，一个在新泽西州的瑞奇威地区出生、成长的小男孩，他的真实生活始于1960年。那一年，两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。第一件事决定了他的人生；第二件事几乎要了他的命。那一年赛德·波蒙特十一岁。

那年一月，他以一篇短篇小说参加了《美国少年》杂志赞助的一项写作比赛。六月，他从杂志编辑那里收到一封信，通知他说他被授予比赛小说类的荣誉提名奖。信里还说，要不是他的参赛申请表显示他的年龄离成为名副其实的“美国少年”还差两岁，评委们本会颁一个二等奖给他。不过，编辑们还是说，他的故事《在马蒂家外》是一篇非常成熟的作品，可喜可贺。

两周后，《美国少年》寄来了获奖证书。为了保险起见，用的还是挂号信。证书上有他的名字，但用的是古代英语的繁复字体，让他几乎无法辨认。证书底部有一个金色的印章，凸起的图案是《美国少年》杂志的标志——一个平头男孩和一个梳马尾辫、跳吉特巴舞的女孩的剪影。

他的母亲把他拉进怀里，一通狂吻。赛德是一个安静、认真的男孩，似乎从来都不会对什么事情过于坚持，还经常会被他自己的大脚绊倒。

他的父亲对他获奖一事反应很淡。

“如果他的故事真他妈的那么好，他们为什么不给他一些钱呢？”他陷在安乐椅里咕哝道。

“格兰——”

“没事儿。当你折腾完他后，我们的海明威先生或许可以替我买点啤酒来。”

他的母亲没再说什么……但她用自己的零花钱请人把杂志寄来的信和证书装进镜框，挂在他房间的床头上。亲戚或其他客人来访时，她就带他们去房间里看。她告诉她的客人们，赛德有一天会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。她一直觉得他注定将成就伟业，此次获奖是第一份证据。这让赛德很尴尬，但他太爱他的母亲了，没办法跟她这样说。

不论尴尬与否，赛德认为他的母亲至少部分正确。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天赋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，但他无论如何都要成为一名作家。为什么不呢？他擅长写作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已经开始写了。当文字对路时，他有了一个不错的起点。并且他们无法总是靠一个技术细节不给他钱。他不会永远十一岁。

1960年，发生在他身上的第二件重大事情始于八月。他从那时起开始头痛。起初痛得并不厉害，但到了九月初学校开学时，他太阳穴和前额后的轻微隐痛恶化成了马拉松式的长时间病态剧痛。当头痛发作时，他毫无办法，只能躺在他黑暗的房间里等死。九月底，他希望自己能死掉。十月中旬，疼痛加剧到了他开始害怕自己死不掉的程度。

这种可怕头痛的发作通常都会伴随着一个只有他能听到的可怕声响——听上去像是无数只小鸟在远处吱吱地叫。有时，他想象自己几乎能看见这些小鸟，他认为它们是成群结队聚集在电话线和屋顶上的麻雀，麻雀在春秋两季常这么做。

他的母亲带他去西沃德医生那里看病。

西沃德医生用检目镜查看他的眼睛，然后摇摇头。接着，医生拉上窗帘，关掉头上的灯，叫赛德看着检查室墙壁上的一处空白。他通过快速开、关手电筒在墙上制造出一个忽隐忽现的明亮光圈，让赛德盯着看。

“这让你觉得好玩吗，孩子？”

赛德摇摇头。

“你不觉得头晕？没觉得好像要昏倒？”

赛德再度摇摇头。

“你闻到什么气味吗？比如腐烂的水果或燃烧的布片的气味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的鸟呢？你看着墙上忽隐忽现的光圈时有没有听见它们的声音？”

“没有。”赛德迷惑地说。

“是神经紧张。”后来，当赛德被打发到外面的候诊室时，他的父母说。“这孩子他妈的神经质。”

“我认为是偏头痛。”西沃德医生告诉他们说。“发生在如此年轻的人身上很不寻常，但也并非前所未闻。而且他似乎非常……容易动感情。”

“他确实如此。”莎伊拉·波蒙特不无赞许地说。

“也许有一天会有治疗的方法。至于现在嘛，我恐怕他只得熬着点了。”

“是啊，我们和他一起受罪。”格兰·波蒙特说。

但那不是神经紧张，也不是偏头痛，事情还没完。

离万圣节还有四天，莎伊拉·波蒙特听见一个和赛德每天早晨一

起等校车的孩子开始叫喊。她从厨房的窗户看出去，看见她的儿子正躺在车道上抽搐。他的午饭盒掉在他的身旁，里面装的水果和三明治都翻在车道滚烫的路面上。她跑出去，嘘走其他孩子，然后只是无助地站在他边上，不敢碰他。

假如里德先生驾驶的黄色大校车停车晚一点点儿的话，赛德可能就当场死在车道底端了。幸好里德先生在韩国做过医生。他把男孩的头向后扳，让他呼吸畅通，才使赛德免于咬舌窒息而死。赛德被救护车送往伯根菲尔德县医院，当他被推进急救室时，一位名叫休·普瑞查德的医生正好在里面喝着咖啡与朋友聊高尔夫。休·普瑞查德碰巧是新泽西州最好的神经科医生。

普瑞查德安排给赛德拍了X光片，并仔细读片。他向波蒙特一家展示X光片，要他们特别留意他用黄色蜡笔圈出来的一处模糊阴影。

“这个，”他说。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他妈的我们怎么会知道？”格兰·波蒙特问。“你才是他妈的医生啊。”

“没错，”普瑞查德冷冷地说。

“我老婆说他像是发病了，”格兰说。

普瑞查德医生说：“如果你的意思是他痉挛发作，那么是的，他确实如此。如果你是指他患有癫痫，那么我非常肯定他不是这样的情况。像你儿子那么严重的痉挛本来一定是癫痫大发作，但赛德对立顿光测试却毫无反应。事实上，假如赛德真患有癫痫，你根本就不需要一个医生来向你指出这一情况，因为每次你家电视机上的画面一滚动，他就会倒在起居室的毯子上发病。”

“那么他得的是什么病？”莎伊拉小心翼翼地问。

普瑞查德转回去对着固定在灯箱前面的X光片。“这是什么？”他再次轻轻地敲了敲画圈的部分，回答道：“之前没有伴随痉挛的突然

头痛发作在我看来是因为你的儿子长了一个脑肿瘤，肿瘤可能还很小，但愿它是良性的。”

格兰·波蒙特冷漠地注视着医生，他的妻子则站在他的旁边用手帕捂着脸哭。她哭的时候没有发出任何声响。无声的哭泣是多年婚姻磨练的结果。格兰的拳头既快又狠，并且几乎不留痕迹，经历了十二年的沉默悲伤之后，即使她想要放声大哭，大概也哭不出来了。

“所有这些都是不是说你想要切开他的脑袋？”格兰以他一贯的机敏与老练问道。

“我不太愿意使用这样的说法，波蒙特先生，但我认为有必要实施探查手术，确实如此。”他想：假如真有上帝，并且假如上帝真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，我不愿意去思考为什么像这个家伙一样的人多得要死，这些人手里还掌握着其他许多人的命运。

格兰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他垂着头，眉头紧锁地盘算着。最后，他抬起头，问了一个最让他烦恼的问题。

“跟我说实话，医生——总共要花多少钱？”

助理护士最先看到了它。

她刺耳的尖叫回响在手术室里，之前的十五分钟内手术室里唯一的声响是普瑞查德医生低沉的指示、庞大的呼吸机发出的滋滋声，以及锯子急促的呜呜声。

她踉踉跄跄地后退，撞到了一个上面整齐摆着二十多件手术工具的托盘，把它碰翻了。托盘哐当一声掉在铺着瓷砖的地上，接着又是一阵较轻的丁当响。

“希拉里！”护士长大叫道。她的声音里充满震惊和诧异。她失态到忘了自己还穿着宽松的绿大褂，就迈出半步去追那个逃跑的女人。

正在协助手术的艾尔伯森医生用他穿着拖鞋的脚踢了护士长的小

腿一下。“请记住你是在哪里。”

“是的，医生。”她立刻转身回来，甚至没有朝被猛地撞开的手术室门看一眼，希拉里尖叫着从左边的楼梯冲出去，依然像一辆失控的消防车。

“把消毒器里的工具拿来。”艾尔伯森医生说。“马上。快点。”

“是的，医生。”

她开始一件件取工具，边拿边做深呼吸，明显很慌乱但还能控制住自己。

普瑞查德医生似乎一点儿都没有注意到这些。他正全神贯注地通过赛德·波蒙特头盖骨上的切口往里看。

“难以置信。”他轻轻地说。“真是难以置信。这真该被载入史册。假如我不是亲眼所见——”

消毒器的嘶嘶声仿佛惊醒了他，他看看艾尔伯森医生。

“我需要抽液机。”他突然说，并扫了一眼护士。“你他妈的在干什么？玩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的填字游戏？快拿着那些工具过来！”

她把工具装在一个干净的托盘里过来了。

“给我抽液机，莱斯特。”普瑞查德对艾尔伯森说。“快点。我要向你展示一件你在乡村集市的畸形人秀场之外从没见过的东西。”

艾尔伯森拉来抽液机，熟练地摆好各种器具，没有理会给他让道的护士长。

普瑞查德看着麻醉师。

“替我保持血压稳定，我的朋友。我只要求一个稳定的血压。”

“他上压 105，下压 68，医生。稳如磐石。”

“好，他母亲说躺在我们这儿的是下一个威廉·莎士比亚，那么就保持住这个血压。给他抽液，莱斯特——不要用那个见鬼的东西搔他！”

艾尔伯森用抽液机清除干净血污。监视器制造出的背景声稳定、单调却让人安心。接着，他大吸一口气，感觉仿佛有人重重地在他肚子上打了一拳。

“噢，我的老天。啊，上帝。耶稣基督。”他退缩了一下……然后又凑近。在他的口罩之上和角质眼镜之后，他瞪得大大的眼睛里突然闪起好奇。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我想你看到它是什么了。”普瑞查德说。“只不过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罢了。我读到过这样的事情，但从没指望亲眼看见。”

赛德·波蒙特的脑子呈现出海螺壳外边缘的颜色——一种略带点玫瑰红的中度灰色。

从光滑的硬脑膜表面凸起的是一只畸形的瞎眼。脑子在轻微地搏动。这只眼睛也随之一起搏动。看上去就好像它在试图朝他们眨眼。正是这点——眨眼的样子——把助理护士从手术室里吓跑了。

“上帝，这是什么？”艾尔伯森又问了一遍。

“没什么。”普瑞查德说。“它曾经可能是一个活生生、会呼吸的人的一部分。现在它什么都不是。除了制造麻烦，它什么都不是。而它制造的麻烦恰巧是我们能对付的。”

麻醉师洛林医生说：“可以让我瞧瞧吗，普瑞查德医生？”

“病人情况稳定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，来吧。这是可以说给你孙子孙女听的稀罕事。不过动作要快点。”

洛林看的时候，普瑞查德转向艾尔伯森。“我要锯子。”他说，“我要把切口开大一点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探查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把它都取出来，但我会尽我所能。”

莱斯·艾尔伯森现在充当起护士长的角色，当普瑞查德要求时，

他就把刚消毒过的探针啪的一声递到他戴着手套的手中。普瑞查德——一边轻轻地哼着《班尼沙》^①的主题歌——一边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地迅速处理着伤口，只是偶尔瞄几眼装在探针顶端的牙科镜。他主要是单凭触觉行事。艾尔伯森之后会说，他一辈子都没见过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靠直觉和经验所进行的手术。

除了那只瞎眼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鼻孔的一部分，三片手指甲和两颗牙齿。其中的一颗牙齿上有一个小洞。眼睛继续搏动着，在普瑞查德用针型手术刀先刺穿再切除它的一刻，它依然试图眨一下。整个手术，从最开始的探查到最后的切除，只花了 27 分钟。五块血淋淋的肉扑通一声掉进赛德被剃光的脑袋边的不锈钢托盘里。

“我认为我们已经掏干净了。”最后普瑞查德说。“所有的异质组织似乎都由未发育完全的神经中枢相连。即使还有别的东西，我觉得基本也都被我们杀死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如果孩子还活着，怎么可能这样呢？我的意思是，那都是他的一部分，不是吗？”洛林迷惑地问。

普瑞查德指指托盘。“我们在孩子的脑袋里发现了一只眼睛，几颗牙齿和一些手指甲，你认为这些是他的一部分？你看他缺了任何一片指甲吗？想要检查一下？”

“可即使癌症也只是病人自己的一部分——”

“这不是癌症。”普瑞查德耐心地告诉他说。他一边讲话一边两手继续干活。“在许多母亲产下单独一个孩子的情况下，那个孩子实际上是以双胞胎的状态开始存在的，我的朋友。这样的几率可能高达十分之二。那么在另一个胎儿身上发生了什么呢？较强壮的那个胎儿会吞并较弱小的那个。”

① 《班尼沙》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在 1959 年至 1973 年间播出的一部西部剧。